丘壑畫談　全

緒言

丘壑畫談、係余曩者明治十七年所作論南宗畫草稿、爾後置之篋底、不敢以示人、此頃、或人覧而嘲曰、目今文明、世界繪畫道大開、斯技尤逞快樂之美、歐人論繪畫精密、蠶絲牛毛不啻、無有窮極、約之畫是形也、今外形而論畫、是欲妄溯太古荒唐未全成形之始也、此談腐矣、余曰然、但論猶未也、西哲學家論所謂美術千言萬語、而其中有說離形式而涉理想、若趣味、若善、余謂、是等語、尤可以咀嚼焉、即吾所謂曰雅致、曰氣韻、曰高尚、豈無同乎今論畫、不可不最注意於茲也、夫畫形而悅眼目、不若畫無形而樂心志、悅眼目、以時變易、樂心志、萬世不替、近時歐人寓心於東洋畫、又聞愛慕我邦古畫、

夫邦人手指快利、加之有斯一氣、故毛筆揮洒極工妙、歐人所不企及焉、然世論其筆鋒奔放自由、還生一弊、余則謂、我邦古畫貴道氣、々々雖太迂濶、竟不失其正路、爲雅趣、爲氣韻、爲高尙、其如何哉、要之、後世邦畫不問何派、動陷卑俗、無他、志唯存黃白、則亦生一弊、勿論也、嗚呼、正路自有黃白、今不知講不求而得之々道、悲哉、夫曰趣味、曰雅趣、我邦諸技術、練磨極度、皆同類、豈獨畫云焉乎、大凡天壤間、物有形基於無形、西哲有言、曰法律者、爲道德之藩籬、又學制三育德居其一、畫雖小技、精神趣向、不回顧於此而可哉、道氣吾之所以不遺棄得也、此畫談、蕪雜不成文、今不加改竄、固不足採焉、姑充雞筋也、可謂不知耻已

大正五年十一月　　　　編者識

丘壑書談

巖國　竹癡　藤田葆著

嗜畫心深參畫理則眼睛所炤品格匪卑而親出之手腕也卻拙設令舌吻能談論如隔鞾抓癢妄亦甚吁如余者其人歟余才劣學淺今也老境已逼塵務自疎因得放情一丘寓思一壑纔以爲娛髣髴乎晋謝幼輿者歟可笑矣此編近日嗜痂之餘所得言太詹々亦不過爲塗車芻雪然未忍覆瓿暫存以供自翫焉云爾明治十七年八月

本邦之於漢土地脈人情所素相通透先是凡百技術倣法於彼亦爲弗尠及迨近世我邦大政勸奬學問開闢知識遡資之歐米然而講倫理忠孝究不與漢土相乖離也而如吾徒所論談書畫

雅事今人大率擯爲世之贅旒何知是等技能原成於道德餘韻苟尋繹其源不違條派所得豈小補云哉書姑舍焉論畫求源之最深莫若南宗派南宗派品貴格高不與倫常相舛盭决不容疑漢土古大夫劬勤王事得暇或有翫翰墨以自遣寓君子琴瑟不離側之遺訓其製畫也即爲後世南派祖抑南派又唱士夫畫與北畫院體戛別趣向柳公權論書曰心正則筆正畫亦將無同乎夫正與不正之間世之視者將以覘其人品地矣可不懼而愼哉又耆德碩學之士在草莽也多燦發心華意蘂於毫端雖片楮零縑世人寶過吉光豈可以區々工拙而論耶余故漫評曰南派畫而非畫似殆可不體是意妄拈毫而翊曰蕭灑曰脫俗甘於小就沾々自喜謂之文人將誰欺乎

東澤瀉氏欄外評以下同
南畫不必士夫北畫不必院體二李人品在王維上而明唐
伯虎清黄晦本學職遠在元四家上如本邦皆川伯恭亦自
北派出而不可謂非士夫畫但近世号南畫者悉爲賈人之
技又南畫之賊矣

看花聽鳥、撫松愛石、瀹茶焚香、圍碁鼓琴、或擧罍觴於雪昕月夕、此等韻事、不可枚數、而陶寫性情則躬自作畫莫切焉畫又莫樂乎山水也、峰翠欲流、泉石若答、孰謂之小家數、夫陶寫性情之極、掀天揭地、彌亘古今無有際涯、副墨雖小枝、談豈容易、若乃籍此以釣名徼利於一時、輕佻極矣、古人云釋躁心、迎靜氣、故山水家多壽、何知陶瀉一道、有大於壽者矣、

陶瀉不如作、涵養字、陶瀉亦在、涵養中此条洞達

張秀水曰、畫心畫也、陳枕山曰、詩心聲也、蓋陶寫性情、詩之與畫、無以異已、溫柔敦厚、非詩之體、耶情幽趣靜、非畫之所主耶、今作南畫、此之不省、可謂北轅向燕、所志何得、大抵邦人製畫、與漢人逈殊靜噪、其病弊職是之由、

今人以南畫易親近、易習學、做焉而作者、不可車載斗量、然大抵胸無定識、無素見、不能遁脫習俗筆氣、故畫自畫、人自人、謂之形神不親歟、蓋一誤初步、畢生不能回、亦多、曩時、有若竹田海屋數子、厪能拔乎其萃、出乎其類、高比泰斗、卽稱南畫之眞恐非誣也、足爲我日東吐氣、

竹田畫山水往々爲景致所拘乏超逸之意海屋非無鎭靜

之趣所少者氣魄雄傑耳是二三家之短亦不可不知之

氣運者爲何、謝赫曰、必有生知、宜哉斯訣、師不得授之徒、父不得傳之子、抑又可怪也、徒以己意、冥搜揣摩、自以爲得其眞趣者左矣、然又第就形跡而求之、所謂驪黃相馬、失之於千里者、論氣運、非言詮文字之所能囿也、歐文忠公詩云、古畫々意不畫形、麓臺王氏曰、奇者不在位置、而在氣韻之間、不在有形處、而在無形處、王東莊論畫曰、其要在修養心性、則理明氣清、繪事發微曰、畫山水貴乎氣韻、々々者非雲煙霧靄也、是天地間之眞氣、凡物無氣不生、山氣從石内發出、清明時望山、其蒼茫潤澤之氣騰々欲動、故畫山水以氣韻爲先也、古人所論、往々如此、雖非後輩可敢跂望、拚而不講、豈爲宜、吾嘗聞之、曰

筆端金剛杵、叉曰筆力扛鼎、蓋筆中具箇精力、茲始得乎韻矣、徒以奮戰手、露圭角、卒然了悟、如被鬼臉嚇人、未足與語之、

中肯語

議論入微入精於畫理殆無餘蘊矣

黃山谷曰、士俗不可醫、或問不俗之狀、山谷曰、難言也、視其平居、無以異於人、臨大節而不可奪、此不俗人也、此俗字、指流弊而言、至其本義、所謂上所化曰風、下所習曰俗是也、自含蓄利用厚生、固匪卑汚可賤之謂、若乃肢體肆欲、不悟養志、隨纖俗奔波、逐利如蚊蚋聚臭、是所謂不可醫者歟、設欲與語丘壑、其人褎如充耳、俗不俗之別如何、曰識其大者爲大人、識其小者爲小人、

俗有二曰風俗亦非必可惡在美惡如何曰世俗即惡習雖
語丘壑者或有俗習識大識小之論破的

畫家常撰於製筆、固宜然、々而世之用此、競巧鬪奇者、皆信筆滑所到、飛動掀飜縱横馳騁自成畫不、亦爽快乎、但謂之毀筆性、古人所大誡、故有言、曰心使臂、々使指、々使筆、斯語有順叙、有成規、余竊謂、筆者譬之指月之指原爲假托、輕々使役、不過爲畫我心之媒耳、是言雖矯枉過直、見解至此、庶乎不隨凡界、

余嘗好筆多方求之近時實無佳筆今乃謂善用則惡筆亦
佳筆驅市人戰是良將之用此論先發吾意
此是天龍指禪

本邦人手指捷利、出於天禀、製畫、所以超邁於萬國固不待言、故描動物、妙斡天機、寫花卉、神采生動、獨至流峙、殊乏雄麗渾涵之作、古今莫不皆然、曷堪浩歎無他、因胸無丘壑之所致、大抵邦人揮毫、外剛內柔、噪氣溢充、即雖快暢爽目、久視則萎荼不振、與南派外柔內剛、風趣悠遠無窮、相離逈然、此弊也視於山水則見焉、

噪硬之病不獨邦人雖彼土有名者亦往々不免

海屋翁論畫曰、若胸無丘壑、則不可作畫、作亦不成、而今滿胸塵壒、自謂可作可成者、不但胸中無山水、面前眞山水認不得、是目中亦無丘壑矣、持擒幾個朽爛粉本、劣作出百衲衣、如此而可作、無不可作者、於戲翁參畫理、精到詳密、作畫、筆韻墨

彩、無復間然、而其生前世少知翁者、何哉、至今聲華熠々燿々、竹田子之外、復見斯人、偉哉

海屋畫論極當可以灸畫家尻骨

本邦有固有之畫法、曾爲漢畫所壓抑、久極沈淪、廷議近有恢復古畫之舉、世多摸倣之、然大約得形似、而闕神悟、亦唯優孟衣冠、或又有自命曰、邦畫之眞者、非運筆不工、非色采不艶、然見陷雜醢、難哉爲斯業也、自非本領魄力、奇偉特絶、具大手筆之士出乎世、必不可容易興作、余謂、古畫貴直裁簡奥、南畫則紆曲蘊籍、但所畫境域有廣狹之別耳、至其離俗則同、離俗即竿頭一步

論本邦固有畫法諸家所無可謂破天荒矣服精識

畫之色彩取態、易陷鄙俗、竹田翁有言、曰傳彩不及水墨之淡、水墨不及白描之淡可謂砭針時弊、然映耀眼睛、天地無一物不成色彩、々々在繪畫、寔爲不可少之具、故其悦人目、白描損于水墨、々々損于傳彩、情曷可矯哉、夫俗與不俗、本不在敷彩與否之間也、張浦山曰、王右丞、文湖洲等、俱以青綠見長不呼之畫匠不其然乎如翁所繪設色固多

竹田亦喜作傳彩畫此語葢一時興到所託耳可謂不隨人舌頭轉

十水五石、此旨知之易、而行之難也、然業已知之、豈不可行、學者若束之高閣、固不足道、夫覆載扶輿之精秀、其理不可測知、雖一物之微、各具小天地、烏可得三寸不律遽能名狀之耶、

洪谷子曰、意在筆先、蓋體之於未畫之前、時々從其所感觸而溢發、則五日十日、未必爲遲爲緩矣、日計不足歲計有餘理路亦可

招隱詩云、不必絲與竹、山水有淸音、々字雖下得妙、不如韻之爲最有韻也、字書云、韻同聲相應之意、晋以後所專用、作畫韻致之所以超然乎筆墨外、可以悟已、

製畫有麁密二樣、密者謹敕精緻、雖各派殊體、所歸向略同、皆以最進於形故耳、至麁者則與此相反、率筆無心、不假作爲、一瞥足以知其天矣、故麁之難、或有踰於密曷可輕易、東坡論觀過知仁曰、禮云、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夫與仁同功、而謂之仁、則公孫之布被與子路之縕

袍何異、陳仲子之螬李與顏淵之簞瓢何辨、何則功者人趨也、過者人所避也、審其趨避、而眞僞見矣、吾今取焉以論畫理、或庶幾乎、

製畫粗密各有妙處葢粗未必粗密未必密々有粗々有密

惟可與知者言也工拙之說亦然

攘去市匠客穉諸氣、而後其畫脫々灑々、氣韻茲動、喩之眺山、春夏之候、林樹蓊薈蔽天、誰辨其爲山、迄秋冬際、木落艸凋、而後爲岑爲嶠嶽也巘也、山之姿態、一靡所藏焉、是所謂剝皮見骨剝骨見髓者、張秀水曰、氣韵有發于墨者、有發于筆者、有發于意者、發于無意者、發于無意者爲上、發于意者次之、發于筆者又次之、發于墨者爲下、此語實條緒井々不可紊、

秋水之言亦爲中下說法若至眞情妙解者雖發干墨亦以爲上乘

關以東其畫易失於覇、關西則失於野、而巨家鴻匠多不免焉、何哉、蓋野除之猶易、而覇醫之最難、諸子倘頓改故步、躍足於南派之淸流乎、所謂淸水出芙蓉、天然去彫飾者、庸讵知其所卓越超絕、嵩嶽不啻耶、可惜、如京攝派、則別存一種風氣、不待辯而知

關東西畫弊近時則然在古未必然

工之貴而拙之賤、固不待言、如何時史唯喜於工、而還失於工也、夫手腕所運、爲天之素定、曷可得遽增損延縮之哉、行遠者必自近、畫亦忌臘等而進、今一披圖、工妙精釆、足奪人眼、爲

便恍乎神悅情淪忽生奢侈之心、此等素匪端人君子所貴、故寧拙而正、勿工而邪、杜陵句云、用拙存吾道、夫拙之所在而道存焉、豈翅畫而已哉、竹田翁亦有言、曰畫之所拙、即意之所快也、予畫固拙、然其拙處、雖大方名家、或有所不能、葢名家病、多在不拙處、味哉斯語、余於畫、所以最尸祝竹田翁也、

所謂大功如拙者此也

眼所感觸萬象森然靡有這筆不可繪之物唯雅俗在心而不在物心既得乎雅所作無一不雅心猶不離俗所作何得不俗是談太易々無何酸楚然非平生工夫嘔出心肝　擢胄腎則不得手能點鐵成金也如大　竹田諸子其人既不俗故能畫人之視以爲俗而不俗今人務欲避俗還是陷俗

雅俗在心云々八字功德無量何須更喋々

描蘭竹爲文人擅場、然不省悟其所鐘愛爲何故、而妄評爲塵外物、畫以自喜者、末也、夫竹之倚々、與蘭之揚々、愛之匪其人、則不冒瀆彼之高雅者幾希、故欲描此二者、自匪粹然筆正、載其心以出焉者、惡能摘攄其神髓而無自愧乎哉、蓋論筆之正、豈止蘭竹、秖此簡而潔、同伏羲畫一、百畫造其肇於茲云爾、吾儕今不體是意、漫然拈筆、蘭侔凡艸、竹類蘆葦、不猛省之甚、

凡草竹類蘆葦亦自有妙處

覇氣本邦人固有、製畫、存這氣、與有市匠、較如可恕、然既爲病累、一病爲百病因、茲含覇而希無市匠、十中必不獲一、約之學者唯揭出一雅字則俗中無數魑魅罔兩遁竄無迹、

清人王治本評号黍園

凡人著一俗氣便渾身塵垢不可洗除故俗氣百事宜忌

東氏評

一雅破萬俗自是一刀兩斷但雅家亦難勘黍園云人著一俗氣便渾身塵垢是言得之然觀其所自書亦豈果無一俗耶

大凡技術、自非悟不盡之妙者、不可與語樂地也、所謂好之者、不若樂之者、好畫者世固多、而至樂之者絶少、蓋以未臻不盡之妙境之故歟、夫物從外而入有盡、自內而出無盡、既無盡矣、如泉之滴、如雲之湧、無盈虛、無消長、其爲樂也天壤何以易之、豈止炎々洋々、壓遮眼睫之謂耶、作畫、與人爭抗、又誇十人、

喩之無源之水、雖欲不涸得乎、嗚呼一念之微好樂判矣、

王氏評

此段理甚精微語甚刻摯鈍根人何能參悟

東氏評

辭理兼臻一編警策其在於茲歟王評確當不可易矣

司馬溫公曰、羅列腥羶周旋布置、內非眞誠、外徒矯僞、世交往々如此、可不謂豚愛其形者耶、竹田翁嘗與鐵上人結眞交、其自畵題語曰、以畵相識者、無深於鐵上人、又無切於鐵上人、倒履相迎、把手而笑曰、一別以後無恙恭喜、予愕然問之、又笑曰前世既已相會、子何不記焉、遂拍掌相倶笑倒矣、懽甚、今讀之、爾時二人情態、如自側視之、絕絃斷金之契其謂是等人歟、

鐵翁無文才竹田疎禪理其所投合在區々一墨技耳佛印得東坡大虛見白沙將有不止于此者

畫亦要理氣不相離、主於氣者之言曰、徒說理喋々聒々、高自標持、無寸補於技、所謂臨渊羡魚不如退而結網是也、唯得制勝於筆下則足、主於理者之言則反之、二者竝失允當、不曰退筆塚、硏鐵硯乎、不曰讀萬卷、行萬里乎、學者能游焉息焉於個一丘一壑、久而有所自得可知已、如李笠翁所曰、咫尺應須論萬里、亦覺不必駕空趨虛、

麓臺氏有言、曰作畫、以理氣趣兼到爲重、非是三者、不入精妙神逸之品、夫說理氣舊矣襯得一趣字言始新也、趣之爲義趣向也、指意也、如風趣雅趣情趣興趣等、皆隨其人學力所達、有

淺深不同耳、陳元輔論詩曰、畫家之理、可通於詩、如畫月者、若只畫團欒一塊、高懸紙上、有何妙處、乃必爲之畫雲、畫樹、畫殿角、畫峰巓者總、無非畫月也、趣字頓爲詩家說破、痛快、

趣說極佳撥揮有力適見學力

以眞山水爲心、而後徵之畫山水、則其契合渾如非顯地拾芥、若以畫山水爲基、而後及其眞、是為逆流、余嘗訝山陽先生觀耶馬溪有西州索畫無多獲、々此天然黃大癡句、是得非先後失敍乎、先生高材達識遊踪東西、遇箇絕奇眞山眞水、而猶曰索畫、何也、蓋馬溪者、爲兩間最鐘奇靈處、先生多歲積學、一睹於斯、胸宇始得伸暢豁達、馬溪亦因先生而擅勝於天下史、遷探禹穴、朱考亭登匡廬、可謂古今同軌、而先生顧慕於黃子久、

一〇

々々因得挾名其間、亦多幸哉、

鎭西山水多擅勝概蓋以氣雄望遠得之非區々一山一水可擬者所以超於海內矣若夫耶馬溪者景境迫狹恐應在二三等矣山陽有句云耶馬溪山天下無豈以獨創首唱特誇之耶殆不可解也

王昱曰、吾麓臺夫子自幼明敏、初落筆便有書卷氣、吁生知姑置諸、常人由學而知、理既明晰下、筆洗滌舊染、斯全然南畫矣、書卷之氣、即天地之氣也、學者含英咀華、沈浸醞釀、積之厚而發之薄、至其容與自在、則可以意會、不可以言傳、所謂涵養性情、豈復有於他哉、

作南畫、有三可法、觀古畫、多聚圖樣於胸、彼此參酌、以試之

於筆、私意妄作、竟无醇確是爲下、觀古畫、一意模倣、然不失己性根、又頗領古人意、是爲中、觀古畫、善采其意、而不泥其跡、窮流溯源、所師唯在造化、是爲上、山南論畫曰、古人之所畫皆造化、而造化之顯著、無非是畫、關尹子曰善弓者、師弓不師羿、善舟者、師舟不師羿、是理不亦彰明乎、世人大抵自幼稚、慣看在紙上者以爲畫、而終生爲之嬰累、不能刻除、可勝嘆哉古人云能學易能離難嗚乎世之習熟於斯技者、還不免工匠僕隸之誚、何哉、吾之所以歎慨不已也、

王氏評

畫家眞訣是謂畫禪中上乘文字

東氏評

剖拆入微猶曹洞下說禪可謂畫法家傳矣志六法者宜寫一編銘于座右

邦畫在五六十年以前、筆氣盛茂、絕無優佻態、及其後、隤々軟靡成風、嘗聞在江戶、設書畫筵、文化年間、南湖芙蓉諸人爲權輿、墨舞筆歌衒技一時、宜哉畫風爲之豹變、純正一風拂地也、更遡至三百年、雖南與北殆不可辨識、其畫可崇重、如天如帝、要之古人有離俗一方、是何由而得、無他、來自箇勤一字、

或詰余、以所說甚僻於漢、不免家雞野鶩、吁論畫、在人而不在地、苟具眞韻、何撰彼此、第漢人於南畫、傳古衣鉢較多故有取焉耳、雖漢乎、陷卑俗亦夥、如淸畫爲最甚、而邦畫勝漢之拙、豈云尠哉、安得洗眼於五里霧外者、把臂共與語此

等楊學於明、純是漢畫、元信次之、奈何後世學者皆墨守成法、僕々爾不脫窠臼、不自覺祖法之既爲蟬蛻也、夫遵祖法而與祖意乖戾、世亦多是類、如千宗易點茗儀令欲矯室町奢靡之弊、以素樸自持、又不屈於豐公威攝而死其有慨氣、可以想見、而後之倣焉者、或志存飲、啖厭世癡務亦多、設俾宗易一目、其謂之何、作畫者、能體祖意、而不守株、以占己地步、自我成古亦可、

論等楊元信鑿々刺骨雖好南畫亦不斥北畫至此乃平允

宗易翁精覈茶事、所自得在乎禪、而非眞禪也、亦與余所說畫自相類、凡人之處世、或寄幽欣、或洩佗傺假之於禪固多、老佛自古爲儒教排擊、然如蘇黃二子、或喜禪機、是樂于風月者、索

所不疎外、茶事、余嘗考淵源、試擧之於此、晋杜毓作荈賦、至唐陸鴻漸著茶經、自號桑苧翁、晩年晦跡苕溪、闔門著書、李鄉覗嘲之、目以茶博、後世有茶述茶錄茶譜茶箋、皆根於茶經、在吾邦傳千光始播植茶種明惠繼而弘之

聖武朝始行茶儀及中古珠光紹鷗喜茶事乃就犄茶末茶淹茶泡茶中、最貴末茶、及翁起、始制其式、樂其韻、後世倣者、所居則茅茨竹楹、所用則盌器粗什、花晨月夕、兩々、三々、燕首聽松濤茶香於四席半、邦俗樂老愛閑、以莫尚焉、翁隻眼洞視百世、如何歟、

茶論有益于世道可與劉博士贈序并觀

文湖州曰、畫竹必先得成竹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

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免起鶻落、少縱則逝矣、汪體齋成竹云蓋胸中有全竹、然後落筆如風舒雲卷、頃刻而成、則氣暢大、蓋竹畵之、如甚易々、故文士騷客、往々習而作之、然迄於潭奧、則雖二賢難之如此、其爲畵訣、素與丘壑均、客有問米元章、曰物之可好者多矣、子獨好石如何、元章曰、予非好石也、然而石嘗與目觸、與性投、殆石好予乎、余嘗咀嚼文與可胸中成竹語、亦想當此時與可爲竹乎、竹爲與可乎、眞箇漆園之胡蝶矣、其妙境吾復何言、凡追慕古人、々々不可見、而余謂、如慕與可、則獨不然、何也、今現對斯竹、即與々可相遇也、竹鳴於風、與可嘯也、竹搖於風與可舞也世達念乎茲者鮮開明之世、凡百事物、窮極其理、如風流雅事、素付別論、而吾

人還於焉徜徉、老境餘樂作一桃源、亦可然徜或忼愒喪志、曷不自耻哉、要之理法與道德、一不可缺於世、雅事既屬道德、但文釆韵流、不盭條理、即是天仙分内事、非俗目可得窺也、若乃湜貪婪淪流弊、敗箇雅事殊大、

風流雅事與理法道德固別淪然善學者理法道德亦發於遊藝小技中會得則活潑々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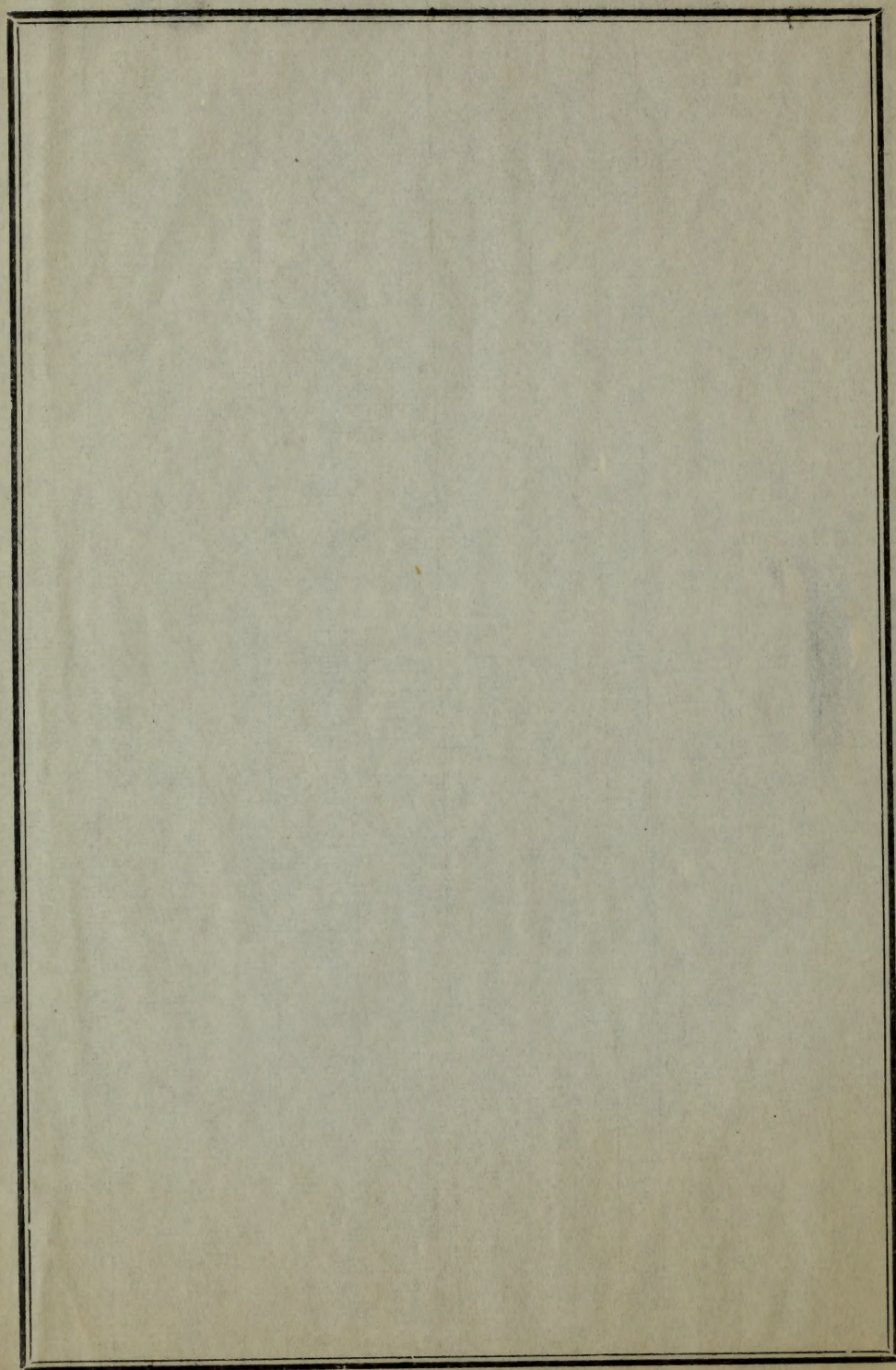
吾巖國、三面繞山、一面瀕海、錦川北來、串城邑而東、錦帶橋當舊城門而架焉橋南沿流而下、可十町、山名錦屏、雖不甚高、峭壁絶崖、不可登攀亂松傾歌、影墜碧潭、昔有明僧獨立、來寓我邑日、舟游於此、乃曰、此形勝與黃州赤壁絶似、忽黯然攬思鄉之涕從是人稱此地以赤壁、余嘗讀陸放翁入蜀記、曰赤壁

磯亦并罔爾、略無草木、韓子蒼詩云、豈有危巢與棲鶻、亦無陳跡但飛鷗、此磯圖經及傳者、皆以爲周公瑾敗曹操之地、然江上多此名、不可考質、然則獨立所言、指蘇公作賦處乎、或否何地乎、今不可得知、錦帶橋久聞于世、此地獨冢閒、少知其事故者、余恒憾焉、以亦係丘壑韻今揭之於此

獨立禪師與舜水朱之瑜、同避明季亂而歸化、師之在長崎也、我故藩主淨性吉川公聞其善醫、始聘焉、僧獨健從之、實爲寛文四年四月爾後屢爲來往、逮六年之久云、故其所作詩若書、吾邑所存、不可枚擧、其書淡雅淸遠、殊有韻致、世少知之者、山陽先生嘗跋其眞蹟、米庵市川翁亦載其行事於墨談、皆愛慕其人、師本姓戴、名笠、字曼公、杭州仁和縣人、其始來本邦

也、棄儒歸佛、號獨立、又稱天外一間人、吾邑先儒山田靑門頗詳師事蹟、其所著錦川志曰師書、有湘江有聲一卷、携在江戸時、示藤森天山、々々作跋、後天山寄書問曰、曼公雖捨姓歸釋、似未必薙髮、如何、然據高天游所撰祠堂記、曰甲午臘月八日、薙染、又其詩有雪髮髠殘作麼由句、非獨其更名、蓋用剃刀者、因擧予所考答之、云々、其餘師行實多見於靑門詩、余亦恒欽慕師墨蹟、又隨所見聞、聚其軼事、以別成册云

竹癡藤君以此卷見示反覆讀之深服精識余亦與君同嗜好同忘固陋又有許多說話僭識欄外以乞教死罪

明治丁亥舊正正月下院

澤瀉山人東正純評

大正六年九月三十日印刷
全　年十月六日發行

山口縣玖珂郡岩國町第三千四百八十三番地
發行兼編輯人　藤田葆